

十駕齋新录

十駕齋新錄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嘉定錢大昕

商已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云已孫丁其器文云孫已丁攷辭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器有已孫敦上爲已孫下爲孫已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已丁敦蓋曰孫已丁器曰已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已孫下孫已正與曾氏已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已丁敦銘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文互易竊意辭氏所載二敦本卽一器曾所摹偶失丁字而

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誤歟薛氏謂商之君有以已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已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則丁爲祭日無疑已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睢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侯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駝紐文曰晉率善倓伯長訪諸
摹印家莫知倓爲何義昨訪予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倓必
南蠻部族之稱攷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倓錢贖之
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倓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是貨
何必更言倓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寶錢口四
十則寶與倓皆蠻部落之號徵寶錢以代租賦徵倓錢以贖
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倓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
益明白矣

唐東都尙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尙書兵

部之印爲文印文自尙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蘊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刻甫成而歿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一口重五百觔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今皇帝龍圖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縣三乘寺其文云維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

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觔於乾亨寺永充供養四面列名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攷乾和爲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鋹嗣之改元大寶卽戊午歲也自戊午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爲周世宗顯德五年辭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也辛酉歲爲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陽鎮酒稅務記大觀三年二月少府監鑄攷宋史百官志少府

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爲少府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鎮宋時州縣酒稅務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鎮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也其一曰提控所榮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

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卻未有以提控所爲專署者榮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寧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紐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

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
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
禁軍之一志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
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
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
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𣎵不合六書正體予壻瞿鏡濤以宋
志攷之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
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補舊止三指揮至熙寧申始增
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蓋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
五都也宋軍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

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都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歟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旁差官印四字背文無年月但云宣差襄陽唐鄧軍稞稅所成造左側有土字號三字案宋官名有宣差無宣差金元皆有宣差但金印當有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宣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文

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

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

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下刻從人牌子四字二行予審定以爲金時物金之奉御皆世家子弟爲之出入禁省號爲近侍此牌則奉御之從人所帶僅得入第壹重門而已金史百官志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伯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

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闊端太子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無它

文可證矣食貨志濶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
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爲永昌王分地故有奉
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
一部下方列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世安
鎮江路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攷鎮江府志題名失書
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
不當爲達魯花赤也

獅子豹字牌

瞿子鏡濤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捌伯肆拾柒號凡八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予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蓋正德間創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寧吳騫槎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竝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
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窮桑
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皞之虛
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故
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傳耳

析里橋郝閣頌

析里橋郝閣頌洪氏婁氏俱言碑在興州卽今漢中府之略
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
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棐集古錄目
以爲仇紉書紉字子長墨丁人趙岷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

特以字體與夏承碑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邴閣頌醴散關之嘲濕徙朝陽之平慘濕當作濕慘當作燥醴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嘲爲潮以醴爲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醴之爲釋以司隸楊孟文及縣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漸濕無嘲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漸非嘲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爲嘲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漸與平對濕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

下句徒朝

陽之平燥徙亦誤字石本作從

邵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卽庶祖母竊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師古音胸爲劬而廣韻謂漢胸臆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胸臆蟲音蠢聞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胸臆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胸忍令字畫分明胸臆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運震金石圖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